

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梨園外史 序

序一 人情變幻，世態離奇，遞嬗轉遷，久而弗泯。大凡可以表現一種組織者，即可形成一種社會。士工商農，在在如是。推之梨園，奚獨不然？！溯自唐明皇選曲部伎，子弟三百，教於梨園。聲有誤者，帝必覺而正之。號「皇帝梨園子弟」。宮女數百亦為梨園弟子，居宜春北院。斯為梨園發軔之始。千百年來，日新月異。道光而後，事跡愈繁。其能久經不敝，當有自來。欲知梨園真況與社會實情者，悉宜記載。蓋事必有史，史以紀事。梨園雖小道，安得不謀載籍而聽其湮沒弗傳耶！茲從友人獲閱《梨園外史》，雲係合作。所以，敘述事實者至詳且盡。彼西哲謂戲劇小說為開通社會之利器。梨園則戲劇所從出，「外史」乃梨園所由傳。斯編一出，當知其不脛而走，梨園後起覽之亦不至數典忘祖矣。乙丑正月（左「耳」右上「宀」右下「幸」）公序。

序二

劇曲可以自娛，士大夫逢場作戲，固無不可。第自譚鑫培、梅蘭芳以技藝姿容博得流俗之歡，積金錢至巨萬；而世之青年，稍諳宮商，因之即欲置身優孟。得者固不乏，失者則比比矣。噫，彼亦未悉梨園之隱秘耳！使其早知此輩奸黠巧滑，曾牛鬼蛇神之不若，將引避不暇，孰肯陷溺其中耶！今《梨園外史》專敘伶人故事，雖語多褒揚，然對於奸黠巧滑者，秉筆直書，不稍寬假。則凡熱心優伶者，取而熟讀，當自覺悟，而深悔其立意之謬。此與禹鼎象物，何以異哉！僕於斯道，沉酣有年，展玩斯編，有不能不動於衷者。因志數語，以當弁言。包丹庭序。

序三

戲劇之道至於今日，可以謂之極盛，然其衰弱之機，即於此中伏焉。蓋緣憐人舉動大都以意為之，而於先正典型，不求甚解，遂至技藝有退無進，不亦大可悲乎！僕家世業伶，於前言往行，曾稍稍識之。每欲取其可為勸戒者撰輯成書，以為吾曹之座右箴銘，而使後生晚進有所則效。因年老才庸，又方從事於律呂之學，兼以製作曲譜，無暇及此。不意竟有先我而為者，則此《梨園外史》一編是矣。是書作於文人學士之手，紀事精詳，出言典雅，非吾妻可以贊一詞。中間敘清代朝野士夫之事，而以伶人經緯其間，則是書作小說讀可也，作清史讀亦無不可也。顧有清一代風俗轉移，均與伶人大有關係，是知我輩責任重大，自待不宜菲薄。至敘伶人事實，褒多於貶，頗寓隱惡揚善之意。凡屬我曹更可以忽之哉？作是書者，與吾友人墨香相善，因來索序，草此以應。不文之譏，當不免雲。曹法心泉氏識於知足不足齋。

序四

《梨園外史》小說家言也，紀道咸以來伶官故實。其間事跡，詢之老伶未盡符合，然其描摹優人之狀態，討論戲曲之源流，至為詳細，誠非老於斯事者不能道其隻字。紀事小有牴牾，奚足為病！昔太史公傳優孟，世且摘其謬誤，況此固以稗野自命者乎？施耐庵、曹雪芹之小說，摹繪得神，亦但能得盜賊、兒女之性情耳；至事跡之有無，直同鏡花水月。而此書所紀，尚不盡蹈空，欲考梨園掌故者豈可忽諸？方今之世，風俗淫靡，梨園以且為第一流，讀此編「胡喜祿掃盡鉛華」一章，知作者蓋有隱痛焉！餘出入伶官之家將三十年，於若輩之情偽，知之甚深，只以賦性疏懶，未克獨力撰作。是書之成，實為先獲我心，故援筆樂為之敘。墨香氏題。

序五

《梨園外史》是一部小說，但敘的事跡可不全是捏造，不過也不能全是真實。這是作小說的老例，不算毛病。要是同它專講考據，那便是個笨伯。只看它談起戲來，前台後台都說的十分透徹，就是事跡不實，那情理可不虛。《三國志通俗演義》是舊小說裡最稱寫實的，然而說到熱鬧之處，往往不近人情，反不如《紅樓夢》、《儒林外史》敘的人理。讀書的就不必在真假二字內多加批評了。何況他講的梨園家世，多半可靠，又焉能說它是假呢？從前人挑剔《品花寶鑑》，不該把些伶人換了假名假姓，弄的他一生技藝都成了虛話。這部書的用心，總算比《品花寶鑑》忠厚的多。那梨園中的古人自此可以多傳個千百年，也該含笑九泉了。至於說的唱戲人的脾氣，戲的套子，全是些內行話，那作《品花寶鑑》的，夢也夢不見。愛聽戲的先生們，豈可不細細的看一遍呢？裡面還夾著些先朝掌故，頗有一點孔雲亭《桃花扇》的意思，又不止可以考究梨園了。大凡這一路的書，下筆容易寫出不乾淨的話，《品花寶鑑》就是個明證。這部外史，卻一句淫邪也沒有，並且處處有戒淫之意，實是高的多了。

這書是兩位先生合作的，與施耐庵、羅貫中的《水滸》相似，不似毛聲山的刪《三國》，高蘭墅的補《紅樓》。可是他兩位筆墨竟能一律，不似施羅的大相懸殊，也不是件易事。我同這兩位先生都很熟識。他們的書要出版，少不得我在書的前面寫它幾句。他們的書傳多遠，我也可以傳多遠了。拉雜的錯，我自知不免；可是品評這書，自己覺得不大離格。這一篇也只好算是序了。

乙丑孟春陳兩石題。

序六

《梨園外史》多敘數十年來優伶先達故事，筆墨點染，足為吾曹生色。慧生後學晚進，何敢妄參末議！然於研究技藝，週知情偽，不無小補。正如儒者讀史，亦取其可為鑒戒而已。明鏡所以照形往事所以知今，則是書之有益於吾曹者距淺鮮耶！作者與墨香師為友，囑作序文，慧生不敢以固陋辭。爰志數語，尚待就正於墨香師雲。時乙丑春正月十一日，荀慧生謹識於小留香館。

序七

往餘客京師，在丁巳戊午間。時遜國未久，故家遺老猶餘承平舊習。酒酣起舞，輒述伶工中可喜之事，餘為神往。又讀友人陳萬里五伶六扇圖，則蘭芳、蕙瑤、蕙芳諸作，咸粲然可觀。因歎優孟之中大有人在。彼傳粉墨、飾巾褶、登場顧盼，不過外著者耳；而其性情行誼，有轉出土大夫之上者。斯亦奇矣。南歸三載，養痾白門。陳墨香、潘鏡芙以新著《梨園外史》示餘，自咸同以及近歲，伶人佚事，靡弗紀錄。又出以稗官體裁，排次聯綴，一若身親見之者。譎而正，微而顯，非近代文人所能為也。夫聲華紛靡之場，士君子易溺也。當其奔走快意之時，固無所用其感慨，及事過境遷，追思昔日之遇，即一草一木，一樓閣，一裙屐，淒然若不勝其依戀者，戀則思，思則悲，悲則彷徨終日，亟謀所以表暴之者。而文亦汨汨乎其來矣。昔人錄東京之夢華，記武林之舊事，非獨有慨夫鼎革之際也，亦以情動於中而莫能自止焉！雖然，遜清一代中，康雍乾嘉四朝，內廷諸法部，大抵皆梁、魏遺音。今所傳者，如《勸善金科》、《月令承應》諸書，其音節猶可想見。自宣宗暨孝欽後好武劇，悅亂彈，於是刀槊刺擊之風，遍行字內，一時樂部皆習黃岡黃梅譜，而雲韶供奉歸曲悉歸刪汰。戲劇之盛衰，即天下治亂之消息也。二君於六十年事，述之詳矣。咸豐以上，猶有缺憾。他日能廣續成之，如《錄鬼簿》、《尤語錄》例，不更為談藝者大快耶！因書此以奉二君，且為異日券雲。瞿庵吳梅識。

序八